

没有烟花



世界名著選

沒有櫻花

洛曼諾夫著

蓬子譯

上海
聯合書店

1930

1930， 10， 10， 初版

1 — 1500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實 價 六 角

上 海 聯 合 書 店 刊
四馬路中二郵區

譯者序

在俄國大革命的時候，P. 洛曼諾夫已經三十二歲了。爲了他自小生長在一個小資產階級的家庭裏，幼年所受的教育，即此刻，也沒有完全改變過來，所以他，祇可以說，是一個十月革命前夜的知識階級底典型。

他的早年消磨在圖拉(*Tula*)省的一個小小的農場上。在他受了中等教育之後，他就熱中於文章的寫作了。他底努力當初並沒有成功，但革命

的大風暴顯然給他帶來了一個發展才能的機會。他開始寫的都是些滑稽的故事，但後來漸漸變成陰鬱的了。

本書原名“沒有櫻花”包含七個短篇小說，都是他的近作，是去年纔在莫斯科出版的。現在我從 *L. Zarine* 的英譯本選譯了其中的五篇，再加上我從“蔚藍的城”中轉譯的一篇舊譯，共六篇。

在本書裏所描寫的，有新俄的大學校裏的男女學生的戀愛故事，有沒有結婚的母親底社會地位，以及她無意的中逢到她的孩子的父親時的態度，有親手溺死了追求不到的情人的青年，有舊俄的遺老對於他的朋友——流亡到國外去的白俄——的妻子回來時所鬧的可笑的把戲……我們相信這一切，都是忠實地寫下來的新俄的男女關係底映畫。

洛曼諾夫是一個心理的雕刻者。他對於新俄的某一範圍內的少男少女的心理是懂得很多的。

雖然他是一個同路人的作家，作風也很舊式的，但他底文章很流利，沒有艱澀的地方，這是他底長處，也是他底難得的地方。

如其將來時間允許我，我想把那留下的兩篇也能夠譯成中國文。

蓬子 一九三〇年九月，在上海。

目 次

沒 有 櫻 花
大 家 庭
她 的 條 件
精 靈
悲 哀
黑 炸 餅

沒有櫻花

一

好像以前從來不會有過這樣一個美麗的春天似的。

但是，范露雪，我却感到悲傷。

悲傷，不快，好像我幹了什麼頗低級的事情似的……

在我寄宿舍裡的窗畔，我有一個破頸的瓶兒，而且在瓶裏，裝着一小枝破爛的，萎謝了的野櫻桃。我昨天夜裏將它帶回家裏的……當我看到那

個瓶兒的時候，我真有幾分想哭呢。

我要勇敢地把一切都告訴你。我新近由別的學科裏熟識了一個同志。有如他所說一般，我是和任何種類的感傷都遠離了的；遠離了悲傷的失望的天真，甚至更遠離了對於我第一次“墮落”底任何良心的噬蝕。但是，或種東西將我喚到了錯誤的路上去，那是不清楚的，迷惑的，永遠在目前的。

停一忽兒，我將以“無恥”的坦白，告訴你這一切是怎樣發生的。但是首先我要問你幾個問題。

當你和保羅第一次結合的時候，你不是願望着，你這初戀的日子，對於你，可以說是一種節日，和平日多少有點不同的吧？

譬如說，在你底一生底春天的節日，穿了醜醜的靴兒，或者披了一件破爛的或污穢的斗篷，到門外去，這在你好像覺得是一種屈辱吧？

我所以這樣問你，是爲了所有我的熟人，和我同樣年齡的人們，都以一種不同的目光來觀察這事情。我好像沒有充分的膽量，恰如我所感到一般的，來想，來幹。

要反對和你一同生活着的那些人們底成見，這是需要極大的努力的。

至於我們，對於美的物事的頂接受的態度，是一種青春的藐視吧，而且甚至對於一切裝飾的文雅和整齊，或者家庭裏的過分講究，也是一樣的。

我們的寄宿舍裏，完全放滿了醜陋的，污穢的，不整齊的，倒亂了的床鋪。紙烟尾巴放在窗架上，寢室與寢室之間的那薄薄的板壁，都滿貼着破爛的告白紙和廣告。我們中間，沒有一個人想把他底家弄得美觀一點的，而且，當我們將要搬到另一幢房子去住的謠言一起來的時候，學生們甚至比平日更不當心，屢次在這地方做着過意的

毀壞。

這好像，有一位誰，在他前面，我們深怕他知道了這樣的小事：我們是住着一間清潔而美麗的房間，而且室內充滿了康健的新鮮空氣似的。這不是因為我們手頭有重大的事情忙不過來，祇是爲了我們對於一切和美底留意有關連的事情感到被逼迫的憎惡。

這是更奇怪的，因為我們都知道，政府（那是無產階級的政權）化去無數的金錢和精力，祇是爲了使一切東西美化起來，到處都開闢着花園，像這種設施，在舊日的貴族（*Squires*）與資本家的政權下面是不會理解的，雖然他們以愛好文雅而美麗的生活自豪的。整個的莫斯科閃耀着白雲石灰的光亮，而我們的大學，一百年來好像一個快要傾頹的警察署似地站在那兒的，現在它已轉變成莫斯科的頂美麗的建築了。

而我們……………爲了它是如此美麗這事實，

感到了一種不自主的驕傲。但是，雖然我們的生活是在這些牆壁裏度過去的，被我們底新政府所淨化了的，但是我們自己的生活却被污穢和混亂所支配着。

所有女孩子和我們的男同志，彷彿深怕被人控告他們文雅而且有禮貌似的行動着。他們過意養成一種粗野而下流的談話方式，互相在臀部打着。當他們談論到兩性問題的時候，他們總要用那頂粗野的解釋，頂討厭俚語的。

那些頂可惡的辭句，對於我們是有充分的市民的權利的。當我們女孩子中間有幾個，我沒有說全體，祇說幾個，感到遏制情慾的時候，那末甚至更糟的事情會發生了。其餘的都打算叫她們熟習那“國語”去。

犬儒主義，粗野的下流的腔調，和一切吹毛求疵底蹂躪與踐踏，唯有它們是成功的。或許這是因為我們是一大羣貧窮的人，沒有什麼可以化

在裝束上面的東西，所以我們正好蔑視這整個的事情，或者喜歡假裝着我們是蔑視的。或者是這樣的，我們以為自己是革命底兵士，天然的感傷的觀念和吹毛求疵，對於這些人是沒有地位的。但是我們如果是革命底兵士的話，那末我們無論如何應該拿我們建立起來的政權做一個榜樣，不僅爲了美的關係，而是爲了清潔和康健的關係，努力使生活美化起來吧。爲了那個理由，我以為這時候我們應該決定拋棄這種誇大的，過於加勁的兵營裏的調子。

但是，你知道的，大眾是喜歡這種生活的。姑且不要說男人吧，單是我們女孩子就喜歡這種生活的；這種生活使她們更其自由，而且自身需要一點意志的鍛鍊。

但是這種對於美、純潔和康健的忽視，使我們的親密的關係弄成了一種驚惶的 *Hooliganism*，它產生一種粗野，一種禮儀的缺乏，一種對於女朋

友或任何小姑娘深怕露出一點人類的優雅的情感或感覺。

這一切，都由於深怕干犯那沒有寫明的道德的條文而發生的。

你在學院裏的情形是不同的。我有時很悲傷我進了大學。我的母親，一個鄉村裏的收生婆，將我尊敬成了一個較高尙的人看待着，但我時常疑惑。假使她看見了我們的生活的齷齪的情形，而且聽到了我們所慣用的新近的壞話，不知她會起了什麼感想呢。

對於我們，戀愛是沒有的；我們祇有性的關係。所以，戀愛是輕蔑地被放逐到“心理學”的王國裏去，而我們生存的權利祇是生理學地去了解吧了。

女孩子們和他們的男朋友們一塊生活着，而且和他們同出去一個星期，或者一個月，或者這是頂普通的，祇一個晚上，這是一件極小的事情。而

且如果誰要想在戀愛裏找尋超過生理學的任何物事，那末他會被人笑他是唯心的，或者是一種惡劣的事情。

二

他以爲他是個什麼人呢？一個穿着高統靴而且披着一件在項頸間不鈕的藍外套的學生吧了。他時常用兩手將他底不整齊的捲髮從他的眉間推向後面去。

他底眼睛吸引了我。當他孤獨地沿着迴廊在那裏漫行的時候，你會在他的眼睛裏感到一種偉大的嚴肅和沈靜。

但是當他一旦逢到他的任何同學的時候，我覺得，他就立即變成誇大地喧嘩着的，放蕩的，而且粗野的了。因爲他的美麗，女孩子們會拿自信心灌到他的心裏去，男人們則因爲他底伶俐吧了。他好像深怕失去了他所有這種領導權似的。

我看他是兩個人，一個是具有無限的內心的精力和莊嚴的腦筋的；另一個是一個流氓，他拿他底賈弄使你懊惱，而且在別人心裏留下了非常粗野的樣子底印象，事實上，他真是比他的本人更其粗野呢。

昨天，在傍晚，我們第一次一塊出去。黃昏的靜默已經籠罩在城上，而街道底聲音是沈靜下去了。空氣是清新的，有一種潮濕的土地底快人的香氣從方場裏傳來。

“上我那兒去吧，我住在離此不遠的地方，”他說。

“不，我不去。”

“爲了什麼緣故呢？禮節嗎？”

“並不是爲了禮節。那是第一個理由。還有一個理由，在這個晨光，在戶外是非常愉快的”。

他抖動着他底肩膀。

我們沿着碼頭行去，在吊橋下面站了一忽兒。

一個叫賣歐洲櫻花枝的女孩子過來了；我買了一小枝，爲了和我交換，我等候了許多時候。他立在一邊，向我望着，而且微蹙着他底眉毛。

“沒有櫻花你就不能夠生活嗎？”

“我能夠的。不過有了櫻花總比沒有櫻花好點吧。”

“我時常沒有櫻花安排着事情的，而結果並不見得什麼壞”，他說，不愉快地露齒冷笑。

兩個姑娘走在我們的前面，一大羣學生亂敲着她們，當她們避開去的時候，學生們發狂似地大笑，凝視在兩位姑娘的後影，而且跟在後面罵着。

“他們使兩個姑娘發脾氣了。沒有櫻花而走到她們身邊去，於是姑娘們怕起來了，”我的同伴說。

“你爲什麼這樣不喜歡櫻花呢？”我問。

“對了，結果這是一樣的，有櫻花或者沒有櫻花……爲什麼要掩飾事實呢？”